

### 六十三

我原准备到龙虎山去，拜谒一下那著名的道教洞天，火车经过贵溪，我没有立即就下。闷热的车厢里，走道上都坐满了人，要从人的脚缝中，一步步挪到堵满了的车厢尽头，出一身汗不说，也得好几分钟。我此刻有幸坐在车厢中部左手窗口的位置上，面前的小桌上还泡了一杯浓茶，正犹豫，车厢响动了一下，便缓缓出站了。

随着越来越均匀的震荡声，茶杯的盖子轻轻吟唱。风迎面吹来，倒还清爽。想打个盹，又睡不着。这东去西来的火车没有一趟不超载，无论白天还是夜间。不管哪个小站都挤上挤下，总有那么多人匆匆忙忙，也不知忙碌些什么。李白的诗句不妨改成：出门难，难于上青天。只有那几节软卧车厢里，有外汇券的外国人和多少级以上由公家报销的所谓领导干部才能享受一点旅行的滋味。我得计算一下我能动用的这点钱还能混上多少时间。我自己的积蓄早已花光，已经在债务中生活。一家出版社好心的编辑预支了我几百元稿费，为一本若干年尚不知能否出版的书，这本书我也不知写不写得出来，稿费却已花掉了一多半。这似乎只是一笔人情帐，谁又知道若干年之后如何？总之，我尽量不再住旅店，得找能不花钱或尽量少花钱的地方落脚。可我已经错过了去贵溪的机会，有一个女孩子答应过我，她家可以接待。

我在一个渡口等船时遇到上她的，扎着两条小辫，红润的脸蛋，一双灵活的眼睛，看得出来她对这乱糟糟的世界还充满新奇感。我问她去哪儿，她告诉我去黄石。我说哪地方灰朴朴的天空下全是钢铁厂冒的黑烟，有什么好玩？她说她去看她姑妈，还反过来问我。我说我走到哪里算哪里，无一定目的。她睁着一双大眼，又问我干什么的？我说是投机倒把。她听了格格笑，说她不信。我又问她：

“我像不像一个骗子？”

她直摇头否认：

“一点不像。”

“你说像什么？”

“我不知道，”她说，“总归不像骗子。”

“那么，就是个流浪汉。”

“流浪汉也不坏，”她还有一种信念。

“流浪汉倒多半是好人，”我得肯定她这种信念，“那一本正经的才往往是骗子。”

她止不住直笑，像谁呵了她痒，真是个快活的姑娘。

她说她也想到处流浪，可她爸爸妈妈不准，只许她到她姑娘家去，还说她学校毕业了，马上就要工作，这是她最后一个暑假，得好好利用一下。我为她惋惜，她也叹了口气，说：

“其实，我很想到北京去看看，可惜北京没有熟人，我爸爸妈妈不让我一个人去。你是北京人吗？”

“说北京话并不一定就是北京人，我尽管也住在北京，可这城市人活得憋气，”我说。

“那为什么！”她十分诧异。

“人太多，挤得慌，你只要稍不当心，没准脚后跟就叫人踏了。”

她呶呶嘴。

“你家在哪儿？”我又问。

“贵溪。”

“哪里有个龙虎山？”

“只剩个荒山，庙子早都毁了。”

我说我就想找这种荒山，越没人去的地方我越想去。

“好去骗人？”她一脸调皮的样子。

我只好笑笑说：

“我想去当道士。”

“才没有人收你呢，早先的道士不走也都死光了，你去都没有住处，不过，哪里山水倒满好。离县城只二十公里路，都可以走去，我和同学一起去玩过。你要真想去，可以住在我家，我爸爸妈妈都很好客，”她说得挺认真。

“你不是要到黄石去？他们又不认识我。”

“我十多天就回去。你不也还在流浪？”

说着渡船便靠岸了。

车窗外，平地拔起一簇簇灰褐的山峦，那背后想必是龙虎山，这些山峦则恐怕是仙崖。我旅途中经人辗转介绍，访问过一位博物馆的主任，他给我看了仙崖的一组照片，那临河的崖壁上的许多洞穴里也发现悬棺，是战国时代古越人的墓葬群。他们清理的时候，还找到了黑漆的木扁鼓和将近两米长的木琴，从孔眼判断，可以安十三根琴弦。我即使去，也听不到渔鼓咚咚和清音激越的琴声了。

团团仙崖在远处缓缓移动着退去，越来越小，终于消失了。我同她下船分手的时候，相互留了姓名和地址。

我喝了口茶水，品味着一种苦涩的遗憾。我想她也许有一天会来找我，也许不会。不过这萍水相逢毕竟给我一点愉悦。我不会去追求这么个天真的姑娘，或许也不会真爱一个女人。爱太沉重，我需要活得轻松，也想得到快乐，又不想负担责任，跟着没准又是婚姻，随后而来的烦腻和怨恨都太累人。我变得越来越淡漠，谁也不能再让我热血沸腾。我想我已经老了，只剩下些说不上是好奇心的一点趣味，又不想去寻求结果。这结果都不难想像，总归是沉重的。我宁愿飘然而来，飘然而去，不留下痕迹。这广大的世界上有那么多人，那么多去处，却没有一处我可以扎下根来，安一个小窝，老老实实过日子，总遇见同样的邻居，说一样的话，你早或是你好，再卷进没完没了的日常繁琐的纠葛中去。把这一切都弄得确凿不移之前，我就已经先腻味了。我知道，我已不可救药。

我还遇见过年轻的道姑，她细白的面孔娇美端庄，宽松的道袍里挺拔的身材，透着洁净和新鲜。她把我安置在正殿侧院厅堂的客房里，地板未曾油漆过，显露出纹理分明的木头本色，拖洗得一尘不染，床上的被褥发出才浆洗过的气息，我在这上清宫住了下来。

她每天早晨给我端来一盆洗脸的热水，再泡一杯碧绿的清茶，说上一席话。她声音像这新茶一样甘甜，谈笑都落落大方。她是高中毕业自愿报考当的道姑，我不便问她出家的原因。

这宫观里同她一起收录的还有十多名男女青年，都至少受过初中以上的教育。道长是一位年过八旬的大师，言谈清晰，步履轻捷。他不辞劳苦，奔波了好几年，同地方政府和各级机关交涉，把山里的几位老道召集起来，这青城山上清宫才得以恢复。他们老少同我交谈都无拘束，用她的话说，大家都喜欢你，她说的是大家，不说她自己。

她说你愿意住多久就住多久，还说张大千就在这里住过多年。我在上清宫边上的伏羲神农轩辕祠里见到了张大千的老子像的石刻，后来又知道晋代的范长生和唐代的杜庭光都曾在这里隐居著述。我不是隐士，也还要食人间烟火。我不能说我所以留下，是我喜欢她举止自然和她那种不经意的端庄，我只是说我喜欢这宫观中的和平。

从我住的客房里出来，古色古香的厅堂里摆着楠木条案，扶手方椅和茶几。墙壁上挂的字画，堂上的横匾和廊柱上的楹联是幸存的早年的木刻。她说你可以在这里看书写作，累了也可以到厅后的天井里散步。这四方的天井里长着古柏和墨绿的蓝草，水池里的假山石上爬满葱绿的苔藓。早起和晚间，透过雕花的窗棂听得到里传来的道姑们的说笑。这里没有佛门寺庙的那种森严和禁戒，令人压抑，却有一番宁静和馨香。

我也喜欢黄昏后，不多的游人散尽，三清殿下宫院里清寂肃穆。我独自坐在宫门正中的石坎上，望着眼面前地上陶瓷拼嵌的一只大公鸡。殿堂正中的四根圆柱分别写着两幅联句，外联是：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这正是我在原始森林里听到的那位老植物学家的话的出处。

内联是：

视不见听不闻妙哉希夷合玉清上清太清三旨

知其几观其窍湛然澄静为天道地道人道之宗

老道长同我讲述这两个联句时说：

“这既是万物的本源，也是万物的规律，主客观都相互尊重就成为一。起源是无中生有和有中之无，两者合一就成了先天性的，即天人合一，宇宙观与人生观都达到了统一。道家以清净为宗，无为为体，自然为用，长生为真，而长生必须无我。简要说来，这就是道家的宗旨。”

他同我论道时，这些男女青年道徒也都围拢来听，挤坐在一起。一位小道姑还把手臂搭在一个男孩子肩上，凝神而率真。我不知道我是否能达到这无我无欲澄静的境界。

一天，也是晚饭之后，老少男女来到殿下宫院里，比赛看谁能吹响堂下立着的一只比狗还大的陶瓷青蛙。有吹响的，有吹不响的。热闹了好一阵子，方才散了，都去做晚间功课。剩下我一人又独坐在石门坎上，仰望着没有狰狞的龙蛇鳌鱼累赘的装饰的观顶。

飞檐扬起，线条单纯。背后山上林木巍然，在晚风中无声摇曳。刹时间，万籁俱寂，却不觉听见了清明的箫声，不知从哪里来的，平和流畅，俄而轻逸。于是观门外石桥下的溪水声

潮，晚风飒飒，顿时都仿佛从心里溢出。